

史記

卷九十之一百六

涵芬樓
影印

史記

卷之四

晉書

史記卷九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

中郎

外

兵

曹

參

軍裝

駟集解

唐

國子

博士

弘

文

館

學

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張守節正義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

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

云寧陵梁國縣也卽今寧陵是

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

正義王于放反

咎往從之陳王使魏

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案

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

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

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

案徐廣曰元年十二月

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

正義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

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

魏王乃使周市出

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

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

二年六月

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

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

都平陽

晉州今

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

魏王豹以國屬

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漢王聞

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

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莊子云無異騏驎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

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

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

徐廣曰二年九月也

傳詣滎陽以豹國爲

郡

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

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

邱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

常漁鉅野澤中爲

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

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

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旦日出會後期者斬

旦日謂明日也

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

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

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

餘人沛公之從劔北擊昌邑

陽唐朗反宋州碭山縣

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

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

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

公角

蕭縣令楚縣令稱公角各

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

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

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畧定

梁地

梁地猶事也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

上

河上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

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

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邱縣東也

項王

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

河南府汴水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

于僞反

越將

其兵北走穀城

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

陳州太康縣也

彭

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

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尙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

在陳州宛邱縣

西北三十二里

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

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

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

國

從宋州已北至鄆州

從陳以東傅海

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

從陳以東傅海

東毫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

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

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

則事

二

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

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音在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

梁王都定陶正音在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

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

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

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

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

璜曰扈輒勸越反而越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縣名在蜀璜曰今

漢嘉是也蘇林云縣西至鄭京兆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

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

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

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

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言魏地濶南面稱孤喋血乘勝

日有聞矣喋猶踐也殺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

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畧絕人

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
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蒞臨何傷

史記卷九十

史記卷九十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爲甯陵君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卽今寧陵是○

臣照

按漢地

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寧陵故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經注汧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爲堂城非也又曰汧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卽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今按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水經注所謂公子無咎者疑卽魏咎信陵或寧陵之誤也

史記卷九十考證

史記卷九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裴

駟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守節正義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英氏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

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

英氏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

黥布封淮南王都六郎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

為蓼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

也當刑而王幾是乎集解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臣瓚音機楚漢春秋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

集解謂衆共以布已論輸麗山

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

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也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

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

項梁定江東會稽

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閭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

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

軍項梁至薛

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聞陳王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

當陽君

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

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

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

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廼悉引兵涉河從之遂

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

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

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

案漢書作楚私也今間音紀莫反間道

卽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

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

案漢書作楚軍前鋒者鹵簿

項王封諸將立布爲

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

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今郴州有義帝

冢及祠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

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

案漢書音義誚責也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

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宋州虞

城

謂左右曰

案謂隨何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

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

也韋昭曰主舍也

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

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

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

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

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

李奇曰板

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

李奇曰板

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

之爲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

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驪淮南之兵

案

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

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

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

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

負猶被也

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

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

徼乘塞

徼謂邊境亭郭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

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

百里

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

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

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
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案漢書作罷音皮不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

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

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

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

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

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

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

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陽山縣數月龍且擊淮

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日三年十

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

居布又大喜過望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

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

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

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腐音輔謂之腐儒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

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

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誅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

警急

張晏曰欲有所會

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徐廣曰賁音肥

名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

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

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

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徵

案驗一作徵

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

日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

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案漢書音義曰疏分也再決江疏

按裂地是對文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

故知疏即分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

案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

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案荆王劉賈

城也西取楚案楚王劉交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

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塞成

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案古歸重於越身歸

長沙案今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案桓譚新論曰世有圖碁之戲或

置以會圖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

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越作野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

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

倉此越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越作野者也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

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案劉氏云薛公得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

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荆王劉賈走死

富陵故城在楚州府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地名也

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

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義曰謂散滅之地

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散敗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

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之鄉名漢書作審應劭音保非

也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

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日表云成

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

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

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日將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

之暴也易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一
尉繚
四